

骆平 著

# 爱情有毒

“新结婚时代”之后，

“新怀孕时代”来临。

爱情

.....

“一物降一物”的

自然法则

？



人民文学出版社

愛情有三母

骆平 著

人民文学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爱情有毒/骆平著. - 北京:人民文学出版社,2007.3  
ISBN 978-7-02-006011-5

I. 爱… II. 骆… III. 长篇小说-中国-当代  
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07)第005485号

责任编辑:付艳霞 脚 印

装帧设计:康 健

责任校对:常 虹

责任印制:王景林

## 爱情有毒

Ai Qing You Du

骆平 著

---

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

<http://www.rw-cn.com>

北京市朝内大街166号 邮编:100705

北京瑞古冠中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

字数207千字 开本880×1230毫米 1/32 印张10 插页2

2007年3月北京第1版 2007年3月第1次印刷

印数 1-15000

ISBN 978-7-02-006011-5

定价 17.00元

---

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请与本社图书销售中心调换。电话:01065233595

## 第一章 爱情在逃跑

她抱着她的大水杯，暖着手。

那是一只扁扁、猪肚形的玻璃杯，

杯里浸着各类植物的干尸，

深色的橘梗、浅色的菊花，松散的胖大海、玲珑的枸杞，

悬沉起伏、荡荡漾漾。

### 1

小小的暹罗猫出生刚一个月，通体雪白，一双湛蓝湛蓝的圆眼睛清透如冰，一见人就发嗲，打呼噜、打滚。

担心怀孕的蔡惜寂寞，樊景皓花了五十块现大洋，从单位的一名保安手中将它买回家。第二天早晨，蔡惜拎着白色猫咪细细的脖子，出其不意地把它从九楼的露台扔了下去。

“你干吗?!”景皓从床上惊跳起来，赤足奔过去，正好看见巴掌大的小奶猫在半空里划过一道凌厉的白光。

“我烦它。”蔡惜淡淡地说。

“你疯啦?!”景皓怒不可遏地瞪着她。

“可恶的家伙，足足叫了一夜……”蔡惜疲惫地以手覆额，喃喃道。

“也不至于摔死它吧?”景皓暴怒，跳脚道，“你忒狠毒了!”

“我狠毒?你他妈才狼心狗肺呢!”蔡惜突然发作起来，用手指着他的鼻子，直问到他眼前来，“樊景皓，你是文盲还是弱智?!宠物身上有弓形虫这种基本常识，你都不知道吗?”

“弓形虫怎么啦?弓形虫还能吃了你?”景皓不甘示弱。

“弓形虫会导致流产，引起畸胎。他妈的，你想断子绝孙还是怎么的?!要不就是想害死我们母子，另寻新欢……”蔡惜暴跳如雷。

景皓不由得张口结舌。

“樊景皓，你他妈混账!”蔡惜索性咆哮着扑上来，拽住他的衣领，一通猛力抓扯、摇撼，把他弄得七荤八素、昏头涨脑。

“是我的错，”景皓本能地抓住蔡惜的双手，投降道，“我确实听都没听说过弓形虫。”

“你王八蛋!”蔡惜动弹不得，疯狂地朝着他吐唾沫。

景皓立即松开手，闪身避开，用手臂擦拭着脸上的唾液。蔡惜继续声嘶力竭地喊叫着，景皓目瞪口呆地望着她。眼前的女人两手叉腰，披头散发，嘴里滔滔不绝，粗俗的语言波澜壮阔，像一股挟泥裹沙的山洪，一泻千里。这个弑猫的恶妇是谁?!

A、穿恶俗的红底绿格子睡衣，眼圈青黑、头发凌乱、满嘴脏话的市井泼妇。

B、白衬衫、咋叽布裤、简洁的男装手表，身形纤长而落寞的知识女郎。

景皓的脑子一时有有点混乱，无法将 A 和 B 的形象统一起来。后者不过是两个多月以前的蔡惜，一个静默的女子，略微内敛，略微矜持，具备克制、忍耐、大量、得体的良好品格。

在景皓惊骇的注视下，蔡惜蓦然收声。然而那些戛然歇止的污言秽语余音未绝，像一条受阻的河流，愈发显得激流澎湃，大有破堤而出、气吞山河之势，仿佛眨眼间就会将整个房间铺天盖地地淹没掉。

景皓定定神，拨电话给小区的物管公司，请他们帮忙处置楼下水泥地面横陈的猫尸。他向物管公司解释说，那只猫贪玩，失足坠楼。

转过身来，他发觉蔡惜在哭。蜷缩在仙人掌造型的绿色布艺沙发里的蔡惜，无声无息地流着眼泪。景皓呆立着，从赤裸的足心升腾起地板的寒意，他感到浑身发冷。

压抑的哭泣诱发了蔡惜的恶心，她捂住嘴，发出干呕的声音，憋得喘不过气来。一瞬间，景皓醒悟了。他到厨房取了一杯姜汁甘蔗露，递给蔡惜。

那是民间流传的一种减轻孕吐的食疗验方，甘蔗榨汁，姜磨成姜茸、榨出姜汁，加水炖二十来分钟。景皓做了一大罐，存在冰箱里。

蔡惜喝了几口，仍是抽抽噎噎的。景皓走过去，搂住她。

“过去了，都过去了……”他抚摩着她的肩膀，温言安抚着。

“……我睡不着……它一整夜都在叫……我快要崩溃了……”蔡惜呜咽着申诉。

“好了，宝贝，没关系的。”景皓摩挲着她乱糟糟的头发。蔡惜从前有一头天然卷曲的好发，光泽闪亮，海藻一般散在腰间，如同童话里的美人鱼。景皓喜欢把头埋在她浓密的发丛里，深深嗅吻。但现在，她疏于打理，发丝干枯，甚至有清晰的汗垢味。

“景皓，我是不是有潜在的暴力倾向？”蔡惜泪眼婆娑地仰面望着他。

“傻瓜！”景皓失笑。

怀孕令蔡惜发生如此巨大的改变，这倒是景皓始料未及的，他从未想过要面对一位因荷尔蒙失调而变得脾气古怪的太太。

蔡惜是一名职业女性，不化妆，不大说话，不常常笑，时时穿简单的长裤与毛衣，方便走动。紧张的时候读漫画、玩网络游戏，喜欢冷饮，经常超时工作。她不是那种小可怜类型的女人，动辄眼泪横流，花拳相加，她的涵养功夫是一流的。从恋爱到结婚的数年里，他俩争吵的方式多半是冷嘲热讽，蔡惜用冷言和冷眼来表达愤怒，从未动过粗口。

然而她对小动物有着无限的爱和怜悯，她有许多的话对它们讲，为它们起甜蜜的爱称，舍得花大把时间教它们站立、敬礼，学习形形色色可爱的小动作。

她亦是典型的动物权益主义者，热衷于参与动物保护

协会的各种活动。大学时代她在女生寝室偷偷养猫养狗，被老师发现，受到过相当严厉的处罚，因此失掉学年度的奖学金，她无悔。

婚后她先后收留过的无家可归的小动物多达十几只，最终都结局悲惨，一律遭遇再次走失的下场。她心爱的腊肠狗，跑了。她喂的小乌龟，丢了。她那头会讲英文的鹦哥，飞了。那只昂贵的大狗，卖了。这些，全是景皓的杰作，他恶作剧地驱赶走了所有的被豢养者。景皓有轻微的洁癖，他痛恨人类以外的很多生物。

对宠物不怀好意的家伙，一直是景皓，不是蔡惜。

A、给流浪猫买最好的猫粮，最好的猫沙，花钱请兽医为它们做绝育手术。

B、把一只生龙活虎的小猫，从九楼扔出，硬生生地摔死。

怀孕使人患上失心疯吗？景皓一边虚妄地敷衍着蔡惜，眼前却闪过一团热乎乎的、绒球球似的影子——他一阵不寒而栗。

“我太残忍了，居然做了刽子手……”蔡惜在他的怀里瑟瑟发抖。景皓心一软，一把搂紧她，故弄玄虚道：

“什么刽子手，你知不知道，你这是在拯救它！”

“为什么？”蔡惜不解。

“常言说，早死早超生。做猫有什么好？缺吃少穿的，辛辛苦苦抓到只耗子，就乐得屁颠屁颠的，比吃了满汉全席还得意。幸亏你这一搭手，它立刻就脱胎换骨，转世为人了。”景皓一本正经地卖弄贫嘴。

“去你的！”蔡惜打他一下，却是撑不住，破涕为笑。



## 2

蔡惜在景皓怀里渐渐睡着了，景皓一动不动，僵直如塑。怀孕以来，蔡惜持续失眠，夜里辗转反侧，白昼呵欠连天。能够稍稍打个盹，在她，已经是非常非常奢侈的事情。

好一会儿，蔡惜发出了平静的呼吸，景皓蹑手蹑脚地起身，揉揉酸疼的胳膊腿，取过一床毛毯，严严实实地盖在她身上。

景皓仔细检查了空调的温度和湿度，拉上窗帘，去厨房把头天预备下的补品炖上，那是适宜孕早期食用的淮山瘦肉煲乳鸽。他把天然气开关调至最小，只剩下一小朵一小朵幽蓝的花苞似的火焰，文火慢熬，然后他到客厅给定居美国的姐姐打了一通越洋电话。

这两个月，家里的电话费陡增，景皓隔三岔五就跟姐姐通话。他的姐夫是德国后裔，怀揣哈佛大学医学院的博士文凭，在新泽西州开了一间妇科诊所。

这阵子景皓在网络上研究各国的分娩技术，对风行美国的无痛分娩法肃然起敬，因此舍近求远，不断地向洋姐夫咨询大小疑问。

“……弓形虫症是一种由原虫寄生所引发的疾病，几乎所有的温血动物都有可能成为弓形虫的中间宿主，包括人类、犬、啮齿类羊等等，猫是这种原虫‘唯一的最终宿主’……”姐姐在电话那端肯定地说。

景皓念书时是好学生，可是他学习的是彻头彻尾的中国式英语，笔试能力强，口语却糟糕，发音蹩脚，舌头打结，在姐夫听来，无异于智障人士，徒增笑料而已。他们之间的沟通，只好由姐姐随时充当翻译。

“……弓形虫能严重损害未出生的胎儿，准妈妈在怀孕期间传染上弓形虫，对宝宝的影响十分恶劣，可能引起流产、死胎或新生儿疾病，或者出生后有眼、脑、肝脏的病变和畸形，如视网膜炎、白内障、脑内钙化、脑积水、智力障碍、黄疸和肝脾肿大……”姐姐转述着姐夫的话。

“老天！”景皓哀叫，“我该怎么办？”

“你姐夫说，如果是家养猫，要吃了生肉，才会增加感染弓形虫的几率。而且做一项叫 TORCH 的化验，很容易就能查出准妈妈有没有感染弓形虫。”姐姐急忙安慰他。

透过话筒，景皓听见孩子们的嬉闹声。是姐姐家那两个混血小子，黑头发，蓝眼睛，一个八岁，一个六岁，淘得要命。

景皓知道，姐姐那边是晚餐时段，姐夫刚刚下班，饥肠辘辘地驾车从高速公路赶回自家的乡间别墅。而姐姐呢，一定是放下煎了一半的牛排或是烤得半焦的土司，匆匆忙忙赶来接听电话。

“打扰你们了。”景皓歉疚地说。

“景皓你太紧张了。”姐姐轻轻发笑。

“我老是提心吊胆的，怕出什么意外，没想到自个儿倒毛毛躁躁地闯了祸。”景皓嗟叹一声。

有人悄无声息地从背后抱住景皓，把脸埋进他厚实的毛衣间，双臂环绕着他的腰，软软暖暖的身体紧紧依偎

着他。

是蔡惜。

景皓挂断电话，回身搂住她。蔡惜是骨骼纤细的女子，肌肤却无比丰盈，难得的是柔软如棉，像一大朵涨开的矢车菊，清香轻盈。景皓就有些冲动。从拿到妊娠报告单至今，他禁欲整整一个月啦。

“对不起，刚才我太野蛮了。”蔡惜低低忏悔。

“不不，怪我怪我，是我不称职，”景皓心里一恸，“你瞧，你买的那一大堆孕期必读书籍，我连碰都没碰一指头。”

“你忙啊，”蔡惜嘟囔着，“哪像我，养尊处优的全职太太！”

景皓的回答是一个益加缠绵的拥抱。蔡惜的鬓角撩拨着他的耳际，他的耳朵没来由地发烫，一些滚热的岩浆在地壳深处暗暗聚集，暗暗沸腾。欲望如神秘的蓝色花朵，在他的体内迅速绽放开来。

他猛然间难以自持，低下头，将蔡惜薄薄的嘴唇整个地含住，津津有味地吮吸起来。蔡惜的口唇有着微甜的木糖醇的味道，她有嚼口香糖的习惯，怀了孕依然如此。

“宝贝……”景皓意乱情迷，伸手去解她的衣纽，手指在她的胸前滑动，游弋如鱼。蔡惜的双乳似乎与腹中胎儿同步发育，性感得让景皓的欲念狂乱汹涌。

“不，不……”蔡惜下意识地推挡着。自从发生妊娠反应，她严遵医嘱，以怀孕前三个月不能同房为由，拒绝景皓沾染她。

“求求你，让我吻吻……”景皓困兽犹斗，痛楚地、急迫地哀求着。

话音未落，他脸上就着了重重的一记耳光。他捂住生疼生疼的脸颊，诧异地看着蔡惜，满头雾水，不知所措。

“臭流氓！”蔡惜咬牙切齿地狠狠骂道。

她面色铁青，眼神冰冷，陌生得可怕。景皓怔忡不已，这是他的妻子吗？他发觉自己根本就不认得这个喜怒无常的女人！

### 3

景皓在茶水间里冲饮摩卡的速溶咖啡。他喝咖啡的习惯与众不同，先往嘴里扔几块方糖，嘎嘣嘎嘣地嚼着吃，然后以饮水机中的冷热水交替冲泡，连泡三杯，排成一列，一仰脖，一杯接着一杯，咕咚咕咚不歇气地灌下。

喝完，他心满意足地抹抹嘴，从盘子里挑了一只硕大的黄油面包。一个女人在他背后忽然噗嗤一声笑出来。他回过头，是同事夏稚。

景皓供职于位居本市报刊发行量榜首的一家市民报，做着要闻版的责任编辑，夏稚是文化娱乐版的责任编辑。两人的办公室在同一层楼。

“笑我？”景皓笑着指指自己的鼻尖。

“你太有意思了，喝咖啡像喝酒，豪饮！”夏稚笑不可抑。

“一杯为品，二杯即是解渴的蠢物，三杯便是饮牛饮骡了。”景皓借用《红楼梦》中妙玉讥讽贾宝玉的话自嘲。

“噢，你读《红楼梦》？”夏稚惊异。

“你也读？”景皓比她还要惊异，因为她竟懂得！这年头，肯花心思看古典小说的女人可谓是凤毛麟角。

“读《红楼梦》的男人，多半心思细腻、禀性善良。”夏稚微笑道。她抱着她的大水杯，暖着手。那是一只扁扁、猪肚形的玻璃杯，杯里浸着各类植物的干尸，深色的橘梗、浅色的菊花，松散的胖大海、玲珑的枸杞，悬沉起伏、荡荡漾漾。

茶水间供应的饮品，除了咖啡，就是绿茶红茶花茶。夏稚不喝，也不用茶水间的纸杯。她是很考究的，不厌其烦，巴巴地将自己伺弄得鹤立鸡群。

“这是夸奖，还是鞭策？”景皓油嘴滑舌地应答着。

夏稚又笑了。她笑起来的时候，眼波潋潋，媚态毕露。夏稚的笑容在报社属于标志性的产品，可圈可点。报社是铁打的舞台，流水的美女，佳丽多如过江之鲫。促狭的男编、男记们闲来无事，背地里评选出了十大美女，夏稚位列魁首，一举囊括风情奖、细腰奖、美齿奖等等七、八项大奖。

“……眼角那样微微地一扬，斜斜瞟你一眼，能叫你直酥到骨头里去。”一位男编曾经促狭地为她编撰过大段的颁奖词。

景皓混在花丛中，早练就了金刚不坏之身，对媚眼如丝的女子具有强大的抵抗力。女同事们通常会说，天下乌鸦一般黑。总有人适时添加一句，樊景皓可是一只白乌鸦。

现在他不想深谈，只是大口大口地吞咽着面包，三两口吞完一只，又来几块淑女手指饼，嘴里含含糊糊地赞扬道：

“点心挺新鲜的。”

夏稚闻声，拣了一只小小的蛋挞，很斯文地啃一点点，缓缓嚼着。报社推行人性化管理，茶水间一向食品丰富，又

有电视,又有书报杂志,又有丝绒沙发。有些人是来休憩片刻,有些人是来填饱肚子。景皓是后者,他纯粹是吃喝来的。

“开工啦。”景皓吃饱喝足,拍拍手,意欲离开。

“对了,恭喜你啊。”夏稚说。

“什么?”景皓留步。

“听说你要升格做爸爸了?”不知何故,夏稚将杯子举高一些,抵着下颌,一双明眸透过水中纷纷繁繁的花草,水汪汪地凝视着他。

长舌妇!景皓在心头暗骂责编甲。责编甲是他的搭档,一位高个子的离婚妇人,嗓音沙哑,长指甲染成鬼魅的黑色,自称道德战士,永生永世同虚伪做斗争,永生永世对人开诚布公。

“我一生的使命,就是将人性之恶铲除到底!”她挥拳宣称。

但是,勇敢的斗士,首先是女人。女人是天生的谣言与妖言的集散地,报社里的花边绯闻、小道消息,十条有九条是被这位仁姐传播光大的。

尤其荒唐的是,这位女士在捍卫完美道德的艰辛历程中,有过两段黑色幽默式的对白,发生于她和两名贱男之间,一次是当场臊得该贱男落荒而逃,另一次是当场臊得她自己落荒而逃。其后由她本人广为散播,闹得尽人皆知,两度荣膺报社内部最佳噱头奖。

场景一:

贱男A:亲爱的,我……我以前的几个女朋友,都说我……下面那个……有点大……

责编甲：大？你以为你大就了不起？有驴大，有马大吗？

场景二：

贱男 B：听着，宝贝儿，有时需要事先沟通。你喜欢光滑的，还是毛茸茸的？

责编甲：什么意思？

贱男 B：你喜欢胸口光滑的，还是长毛的男人？

这位年届中年的单身女性，在感情生涯中给人一种笨拙的、一直往前跑而又一直撞南墙的感觉。她以一种怀才不遇的心态，在博客里面发帖子，号称自己注定要在爱情中游荡，从这一个贱男，到那一个贱男，直至生命的终结。而每一次，她都以为自己的倒霉是绝无仅有的，不相信一切还会重复。可是，她偏偏在无数荒诞的喜剧场面中轮回。

景皓未雨绸缪，提防在蔡惜漫漫十月孕期中会临时有耽搁，因此虔诚地向责编甲奉送一份小礼物，告之缘由，请责编甲在自己有需要的时候，充分发扬人道主义精神，帮忙值班。

“放心放心，关键时刻，大姐我一定挺身而出，为朋友两肋插刀，赴汤蹈火、在所不辞。”责编甲信誓旦旦地拍胸脯保证。

结果不出三天，报社上上下下对景皓老婆怀孕的事传得沸沸扬扬，有相熟的同事甚至提前送来几套丽婴房的迪士尼系列 baby 服，还嗔怪景皓密不透风。

“宝宝快出生了吧？”夏稚笑吟吟地追问一句。

“什么呀，才两个月而已。”景皓啼笑皆非。

“我一朋友是出版社的，给我送了一大摞新书，有一本《准爸爸的早孕反应》，兴许你能派上用场，送给你吧。”夏稚说。

“那先谢谢了。”景皓抱拳作揖。

夏稚粲然而笑。

景皓留意到她的牙齿确实很美很白，晶莹齐整，在灯下闪闪有光，够资格做牙膏广告里回眸一笑百媚生的女主角。

夏稚没有食言，景皓刚在办公桌前坐下，文化娱乐部的一名实习编辑就受嘱送书过来了。夏稚很细心，她把书放在牛皮信封里，还用订书机封了口。景皓翻开书，粗略浏览一遍，竟有字字珠玑之感。

### 准爸爸也会出现“早孕反应”

现在，越来越多的准爸爸们期望和妻子共同分享孕育、生育宝贝的全过程，可是在这方面的指导却很少。很多时候准爸爸会感到非常紧张，甚至有些准爸爸碰到朋友或者同事开的一些善意的玩笑也很紧张，不知道该如何得体地应对。

### 准爸爸产生“早孕反应”的原因

研究发现，有多达 60% 的男人会在妻子怀孕的时候，产生类似怀孕的生理症状，比如晨吐、口味改变、背痛等等，只是每个人的程度轻重不同而已。

几乎所有的男人在妻子怀孕期间都会有一些情绪上的波动，心情变幻不定和忧郁是最明显的两个表现。之所以会出现这样的情况，专家分析可能与担心宝贝出生后自己会失去妻子的爱有关……



读到这一段，景皓险些拍案叫绝，他总算为自己这段时间的身体不适、惶惶不安找到了科学的、权威的、准确的注解。

他上了报社的局域网，在 QQ 里顺利找到夏稚，向她表达谢意。夏稚与他风格一致，用 QQ 来收发邮件而少有聊天，因此根本没取什么花里胡哨的网名。

夏稚在线，立马回复他，并且说，如果需要类似的书籍，可以拜托出版社的朋友帮忙收集一些。

[景皓]：谢谢，谢谢。我代表我老婆肚子里尚未出世的小家伙，向伟大的夏稚阿姨致以最诚挚的谢意和最崇高的敬礼。

[夏稚]：怎么像是在追悼会上为我念悼词？

[景皓]：嘘！不许说不吉利的话，夏美女是寿比南山的——日行一善，长命百岁。

[夏稚]：你信鬼神？

[景皓]：我对未知的领域抱持尊重的态度。

[夏稚]：可是冥冥中的天理，似乎并不长存左右。我们总是被生活中无穷无尽的规则与秩序所欺骗。

[景皓]：假如生活欺骗了你，不要忧郁，也不要愤慨；假如生活又欺骗了你，不顺心的时候暂且容忍；假如生活没完没了地欺骗你，相信吧，快乐的日子就会到来！

[夏稚]：你真逗！

[景皓]：夸我还是贬我？

[夏稚]：你太太肯定很幸福。

[景皓]：何以见得？

[夏稚]：拥有像你这样言谈幽默的好丈夫，是每个女人终其一生的梦想。